

丁丑劫
餘印
右

沙孟海
署檢



丁丑劫余印存

精装二册 定价七十元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四〇一号

上海影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一九八五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2 印张 100 2/3

印数 0001-1000

T 49 · 1

序

叶潞渊

一九三七年，岁次丁丑，日本军国主义兵起，从上海附近金山卫登陆，浙江平湖、杭州遂相继沦陷。次年夏至一九三九年秋，杭县丁辅之（鹤庐）、高绎求（络园）、俞序文（荔庵）、平湖葛书徵（晏庐）四人，将各自劫后所存的自明代迄今，都二百七十余家，近二千钮印章集拓成谱，题名为《丁丑劫余印存》。

我国集印存谱，始于宋徽宗《宣和印谱》。在元代、明代，不过赵孟頫、顾汝脩、王延年等几家而已，并且都是集拓古代官私玺印的，以诗句成语为谱，明代有太仓张灏的《承清馆印谱》及《学山堂印谱》，当为马首。到了清代，则有周亮工藏印，由其子周在浚等辑成的《赖古堂印谱》，汪启淑历三十一年而成的卷帙浩繁的《飞鸿堂印谱》等。其后，又出现了专辑一家或一派之印章为谱的，如魏锡曾所辑的《师慎轩印略》（吴熙载）、傅枏所辑的《二金蝶堂印谱》（赵之谦）、丁丙所辑的《百石斋西泠八家印谱》等，不胜枚举。

这部印谱的印章，都是流传有绪的精品，如丁辅之所藏，大半为八千卷楼原物，传之丁氏已三世；俞序文所藏，多为傅枏华延年室旧藏；葛书徵、高绎求所藏亦多为各收藏家出而易米或勉为割爱之名印。如文彭作《七十二峰深处》；何震作《听鹈深处》；程邃作《徐旭龄印》；邓石如作《意与古会》、《笔歌墨舞》；丁敬作《曹焜之印》；蒋仁作《蒋山堂印》；黄易作巨印《姚立德字次功号小坡之图书》；奚冈作《秋声馆主》；吴熙载、赵之谦的自用印多枚，以及当时上海篆刻界还不曾熟悉，后渐为大家所欣赏的黄士陵所作的印，如《克明长寿》一方。

这四家的藏品，在集拓此谱以前，丁氏尝辑拓成《杭郡印辑》、《西泠八家印选》等谱；葛氏尝辑拓成《傅朴堂藏印菁华》、《吴（熙载）赵（之谦）印存》等谱；高氏尝辑

二

拓成《二十三举斋印谱》、《乐只室印谱》等谱。但是，这些印谱均为原印钤拓本，数量不多，流传不广。

四家辑拓此谱，仅仅二十一部而已。但钤拓均精，又包罗万象，与其他各谱有小巫、大巫之别。后来，四家藏印相继散出，是书存留人间遂少。回忆当年制谱之时，余因高络园丈之介，原石大多曾摩挲赏玩，流光容易，忽忽四十余年矣。今上海书店悉依原谱，精印出版，嘉惠印林，大快事也。

一九八四年六月

序

韩天衡

在我国漫长的篆刻史上，明季实在是一个可歌可颂的划时代阶段。先前的印章，多以铜质为主，纵观秦玺、汉印、宋九叠、元花押，绚丽多姿，不名一格，而其制作者也多为聪慧的工匠；明嘉靖间，吴门文彭创导以晶莹剔透而易于镌刻的处州灯光冻石入印，一时学者风从，就此文士骚客成了印坛的主宰。秦、汉以后日趋「非俗则诬」的篆刻艺术，自此生发出巨大的活力。要言之，这一时期印章的材质由铜印时代跨入石章时代；文人倾注才智乐此不疲地竞相耕石；纵横深入地印章里汲取金石领域的优秀传统；对印学理论的不断研讨和发扬，这些新因素的应运滋生，遂使明、清时期的篆刻艺术，在卓绝的秦、汉时期之后，印起八代之衰，越过沉寂荒漠的渊谷，进入了一个超秦轶汉的新纪元。

印谱，是专门汇编印作的书籍。自北宋杨克一（道孚）首辑《图书谱》（亦名《集古印格》，前人多称晁克一所辑，实误），迄明隆庆间，约有近二十种印谱问世，但均以汇编古来旧印为内容。文士骚客的热衷刻印，加之印作的日积月累，自然改变了单一集辑古印成谱的状况。明万历中期，先后有何震、程大宪、吴可贺、梁袁、胡正言、金光先、汪关、苏宣等篆刻家以自刻印汇编成谱。万历丁巳（一六一七）年，太仓张灏更是心裁别出，汇集了文彭、何震等二十二位篆刻名家的四百八十方印作，钤成《承清馆印谱》两种。从此，开创了集各家印成一谱的格式。被誉为「三堂」印谱的明末张灏所辑《学山堂印谱》，清初周亮工所辑《赖古堂印谱》，清乾隆中汪启淑所辑《飞鸿堂印谱》，稍后的顾湘《小石山房印苑》，庆宽《松月居士集印》等为数不少的印谱，均属这一类型。考察这类印谱，由于成书下限的早晏，汇编形式的不一，时代风尚的各别，编审观念的差异，鉴别水平的高下，……以今视昔，这些印谱大都有其特

色，而竟是不无缺陷的。诸如《承清馆印谱》、《学山堂印谱》作品上下限仅数十年，所辑作家仅几十人；《赖古堂印谱》多为清初印人所镌刻周氏一家用印，不免狭隘；《飞鸿堂印谱》虽洋洋大观，存印近四千钮，惜作品多不注明作者，且不乏贋鼎；至于十六册本的《松月居士集印》，内虽系有一时名人序跋，壮其声势，而所存各家刻印，竟百无一真，令人瞠目。较之这些书中的局限和缺憾，成书于一九三九年的《丁丑劫余印存》，无疑是一本空前的饶有时间跨度，富有容量、质量的艺术性及学术性兼而有之的精良印谱。

《丁丑劫余印存》，汇集了明代文徵明、文彭父子至民国初期叶玉森、高迥的二百七十三家印人的印作一千九百余方，上下四百年，收录印人、印作的范围也相当广泛。明代文彭为鼻祖的吴门派，何震为主的新安派，苏宣为主的泗水派，以及朱简、汪关等家；清代程邃为主的徽派，丁敬为首的浙派，邓石如创格的皖派，以及闽派、如皋派；近代赵之谦、胡钁、吴昌硕、黄士陵等大家，都有较系统的收罗。即使明末清初罕知罕见印人的印作也编辑不少，通览全谱是颇有包罗万象，百花齐放之致的。此谱审定精严，力求汰伪存真，即使偶有可疑之作，也多流传有绪，不便轻视。此谱以时代先后编次，识者不难从中知其人，明其迹，理其线，识别各派各家的异同、嬗变和发展。因此，我们不妨可以把这部印谱看作是一部简明的以作品形式出现的明清篆刻史。

《丁丑劫余印存》所辑入的篆刻作品，多为烱炙人口的名家代表作，加之铃拓精美，笔意刀锋，毫发不爽，真实地再现了原作的精神风貌，时代或明或清，风格或皖或浙，后学者见仁见智，当不免各取所好。然而，初学者细心地揣摩玩味一家乃至一印表现的篆法、章法、用刀、用腕，蕴蓄的笔外之趣，刀外之意，则宛如得名师面授，有金针暗度。只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是定能穷其奥秘，登堂入室，直至先入后出，自辟径畦的。此谱区别于「三堂」印谱的仅铃印面而不存印款，每印的边款

文字和画面，皆以乌金法拓出，纸白硃红墨黑，相映成辉。此外，边款字体的或楷或隶，或草或篆；运刀技法的或冲或切，或阴或阳，或单刀或双刀；文字体裁的或诗或赋，或短跋或长题，……，这些不仅使学者从中可以获得千差万别的丰富刻款技法，且可获得不同寻常的书法和文学的陶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本印谱作为学习、借鉴别、清篆刻艺术的上好范本。

《丁丑劫余印存》为浙西丁辅之、高时敷、葛昌楹、俞人萃四家出各自藏印汇拓而成。丁辅之（一八七九——一九四九），原名仁，杭州人；高时敷（一八八六——一九七六），字络园，杭州人；葛昌楹（一八九二——一九六三）字书徵，平湖人；俞人萃（？——一九四二），字序文，余杭人。均为民国间著名印章收藏鉴赏家。丁丑（一九三七）秋，日本侵略军犯我沪浙，攻占浙西，祖国蒙辱，百姓遭灾，文物受劫。翌年，四家发愿以劫余幸存之印，汇成此谱。从《丁丑劫余印存》的定名里，我们即可窥得编者的苦心和本旨。因此，我们又不妨把这部印谱，看作是丁、高、葛、俞四先生寄托着深深的爱园主义情思的一本实录。

《丁丑劫余印存》，原为四函二十册，以「浙西丁高葛俞四家藏印集拓廿又一部已卯春成书」二十一字，依次编部，彼时仅拓二十一部，以至艳名远播而传世稀贵。印林中人每以闻其名而不得览其真面引以为憾。时过四十五年，上海书店深察人意，基于原式，编为精装二册本印行，对原谱小传稍有更订。使这部印谱得以广为流传，实在是一令人抚掌称快的好事。故乐以为之序。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于百乐斋



前排左起：俞荔庵 葛晏廬 高榮園
後排左起：丁鶴廬 王福庵 高野侯

中
 餘
 丑
 巳
 劫
 存

屠維單閼律中姑洗之月
 古杭王提篆於滬濱



丁丑劫餘印存

浙西四家所藏

丁丑劫餘印存

浙西四家所藏

浙西四家所藏
一 部 已 中 奇 成 書

中元丁丑秋吳淞兵起冬金山衛不守平湖當其
 衝吾杭遂相繼淪陷倉皇避地禦寒物外一切不
 暇顧及矣兵燹之餘文物蕩然即藏印一事亦多
 散佚吾浙藏印家夙推泉唐丁氏八千卷樓劫後
 丁氏收集舊籍兼及八家刻石太半為王安伯謝
 卜堂舊藏別闢百石齋以儲之至吾友鶴廬已三
 世矣鶴廬繼志搜集龍泓刻得七十二石遂自署
 所居曰七十二丁厂其七家亦增益至五百餘石
 今年周甲又得丁黃二印拓入此平湖葛氏傳樸
 集雖非劫餘以為劫後記驗可也
 堂亦號美備均曾抑拓成譜四家印譜既增秋堂
 曼生為六家又增次閑叔蓋是為西泠八家鶴廬
 曾兩輯印選葛氏有傳樸堂藏印菁華十二卷吳
 趙印存十卷宋元明犀象璽印留真六卷晏廬印
 集八卷丙子得清儀老人書寶穰室額次閑刻寶

穰印因復輯寶穰室燹餘印存舉凡清儀閣所用
 所藏諸印附以文房器物精拓成四卷未及裝訂
 而難作亦餘杭俞氏香葉簃收集日富大興傅氏
 焜於劫亦餘杭俞氏香葉簃收集日富華延年室
 節以易米序文為舊印收集極富有印譜後人中落
 悉以易米序文為舊印收集極富有印譜後人中落
 氏山陰吳氏之藏擬為印譜而亂作矣和王吾弟絡
 氏山陰吳氏之藏擬為印譜而亂作矣和王吾弟絡
 園二十三舉齋亦藏有數百石深刻印達二千數
 百石紅羊後所存不及四之一人遷變各房所
 藏多佚出絡園見必拾收輯為一次閑高氏印存又
 喜收集名人軒齋印之吾竹房印舉第二十三舉
 茲事因顏其藏印之所曰二房印舉第二十三舉
 三舉齋惟丁氏於陷杭前冒險攜取滬檢點遺失
 印據惟丁氏於陷杭前冒險攜取滬檢點遺失
 亦達十餘石最可惜者鐵生自作奚岡言事印未
 署款曾屬余記之趙次閑刻鄭如海白文頡蘇朱
 文兩印由葛俞兩家易得成對今俞氏挈以避地
 朱文復失去不得合并始有數耶俞氏挈以避地

艱難轉徙護如頭目遺失最少吾弟與葛氏舊居均焜於劫火藏印雖付密窖逾歲發視所存僅十之六七矣茲先後來滬瀆互以劫餘相慰藉都計四家所藏尙得千數百紐丁茲亂世幸得會合懼其聚而復散也因亟謀彙輯爲譜名曰丁丑劫餘印存夫刻印則爲文人餘藝耳搜集舊印則又爲鑒藏家之餘事耳而乃爲自來學者所珍視非無故也規模秦漢上通古籀其文字有可以訂補許氏六書者則爲研討小學之餘助徵文考獻有可以證補記載之闕失者則又爲香輯史事之餘資

至秦朱漢白徽派浙宗家數淵源尋究刀法則徒
爲藝事之餘技而其人性情之醇駁學問之淺深
猶可於此窺測焉是故譜錄舊印以及一家之專
譜夙爲藏書家所徵采志藝文者所箸錄豈偶然
也耶是譜之輯綜明清兩代之印人所治之印都
二百七十又三家得印一千九百餘石雖曰劫餘
已成巨帙鶴廬諸子鑒別精審余弟理董之勞經
始於戊寅五月訖己卯六月告成爲時閱十又四
月矣噫是纍纍者不知幾經劫戕之餘猶得從容
審定輯抑成譜俾印人精神所寄之品歷劫不磨

而永其傳印人之幸歟而四家彌年累月精力所聚縱遭茲浩劫猶得萃所劫餘摩挲賞析撰譜以視方來王文福厂爲篆同審定一印俾鈐簡端以爲記驗四家篤耆之志亦可以告慰矣噫天不厭亂劫運方興今之劫餘將何以保守永久未可以逆料也而茲譜之成尤不容緩也已余遂爲略述原委焉古杭高野侯敘於海上梅花雙卷樓

